鶴林玉露

補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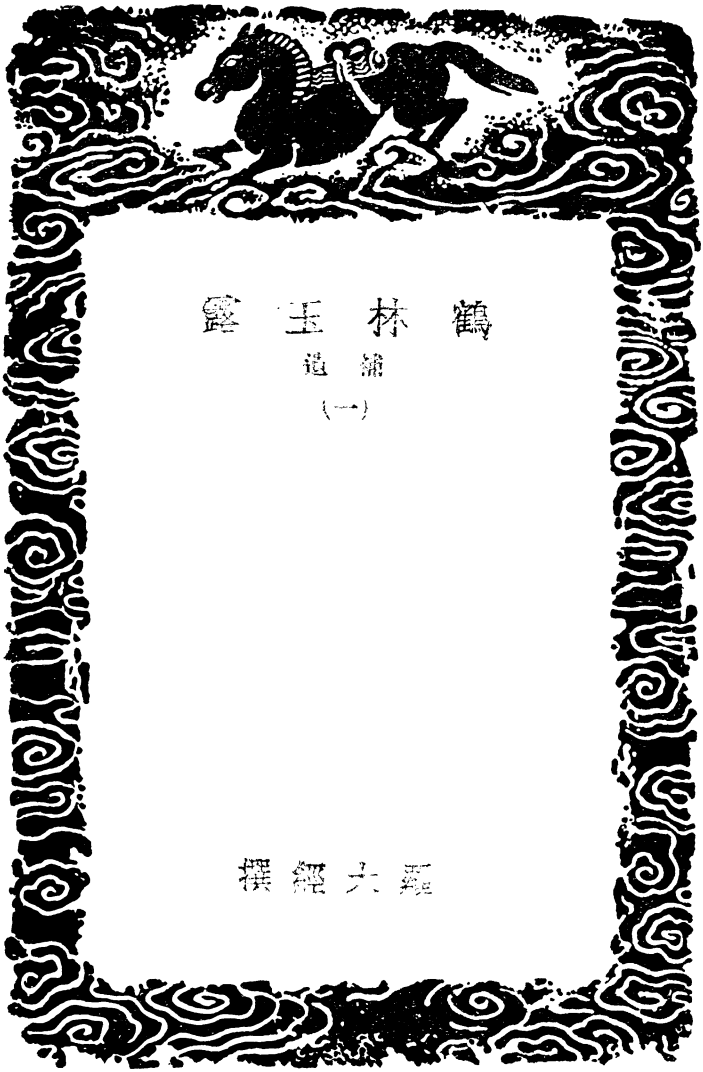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鶴林玉露

續編

（一）

羅大經撰

本館據稗海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鶴林玉露序

余閒居無營。日與客清談鶴林之下。或欣然會心。或慨然興懷。輒命童子筆之。久而成編。目曰鶴林玉露。蓋清談玉露。蕃杜少陵之句云爾。

廬陵羅大經景綸序。

鶴林玉露卷之一

宋　廬陵　羅大經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眞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相豪。却十駄使不着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余觀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門。辟伊闕。明德美功。被千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謙下士。而東征三年。赤烏几几。履讒歷慝。而安周室。孔子恂恂於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却萊夷墮三都。誅少正卯。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所謂眞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尅核。能聚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鬧隣罵坐。無忌憚。無顧藉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便。善捭闔。善傾覆者。則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顛沛錯亂。震懼隕越而失其守者。況望其立大節。弭大變。撐拄乾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稟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江潮詞贈之云。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隄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此詞流播。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時謝處

厚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卒爲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於荷艷桂香粧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夫流連於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云殺胡快劍是清謳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輦竟忘煙柳泮宮愁

楚辭云餐秋鞠之落英釋者云落始也如詩訪落之落謂初英也古人言語多如此故以亂爲治以臭爲香以擾爲馴以慊爲足以特爲匹以原爲再以落爲萌

岳陽有酒香山相傳古有仙酒飲者不死漢武帝得之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方朔曰陛下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方朔數語圓轉簡明意其竊飲以發此論蓋風武帝之求長生也

宋高宗嘗問張魏公卿兒想甚長成魏公對曰臣子栻年十四脫然可與語聖人之道及隆興初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于德壽宮首問魏公起居飲食狀又問卿幾歲對曰臣年三十一又問卿母安否對曰久失所恃上愀然久之曰朕記卿父再娶時以無繼嗣曾來商量卿父曾奏欲令卿來見今次方得見卿朕與卿父義則君臣情同骨肉卿行奏來有香茶與卿父爲信烏乎君臣相與其恩意乃至是哉或者乃謂高宗晚年追悼明受不滿於魏公至有寧失天下不用張浚之言殆不然也

杜陵病柟詩曰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傷賢者之老病而不獲用也又曰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纍纍不自畏言少不更事之人無所涵養而驟膺拔擢以當重任

力綿才腐凜凜危亡而曾不知畏也又舟中上水遺懷詩云篇工密逞巧氣若酣杯酒歌謳互激烈回斡明授受善知應觸類各藉穎脫手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蓋嘆舟人操舟尚有妙手而整頓乾坤獨未見妙手也方天寶間杜陵少壯之時雖亂離瘼矣而人才尚多故洗兵馬行曰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爲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又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蓋幸其所以支撐世變者尚有人也及杜陵晚歲八哀之詩既作則一時豪傑或老或死而後來者未有其人此病柄種榆之歎舟師妙手之歎意益婉而詞益哀烏乎此唐室所以終不振乎本朝元豐間洛陽諸老爲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誇爲盛事而識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而皆老矣升降消長之會過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已曰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視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爲太平之象視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則知其爲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爲崇寧則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使宣和爲靖康則不使劉陳二忠肅慤遺於數歲皆至論也

詩家用遮莫字蓋今俗語所謂儘教者是也故杜陵詩云已判野鶴如雙鬢遮莫隣雞下五更言鬢如野鶴已判老矣儘教隣雞下五更日月逾邁不復惜也而乃有用爲禁止之辭者誤矣

洛陽人謂牡丹爲花成都人謂海棠爲花尊貴之也亦如稱歐陽公司馬公之類不復指其名字稱號然

必其品格超絕。始可當此。不然。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

衞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墮行。蘧伯玉衞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伯玉可謂眞君子矣。細考論語。夫子所與友者。僅見伯玉一人。使人於夫子。而夫子問其起居。則金石交情。可以略見。伯玉之躬行純一如此。宜夫子樂與之交也。夫人卽南子也。南子有淫行。然觀其所言。醇粹正大。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不能道者。且知伯玉之賢。而又知伯玉之所以賢。何其明也。迺知以衞靈之無道。南子之淫奚而不喪者。非止仲叔圉、祝鮀、王孫賈輩之功而已。又知夫子之所以見南子者。蓋以見識議論如此。倘能改行。或者尙可輔衞靈公以有爲。子路不說。是未知夫子之心也。然南子知賢者不爲冥冥墮行。而卒不能回光內照。改其淫佚。靈公因南子之言。固宜識伯玉之爲忠臣矣。然卒不授之以政。信乎。知善非難。行善爲難。知賢非難。用賢爲難也。

有良家女流落可嘆者。余同年李南金贈以詞曰。流落今如許。我亦三生杜牧。爲秋娘着句。先自多愁多感慨。更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飛絮。也有吹來穿繡幌。有因風飄墮隨塵土。人世事。總無據。佳人命薄君休訴。若說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盡尊前今日意。休記綠總眉嫵。但春到兒家庭戶。幽恨一簾

煙月曉。恐明年鴈亦無尋處。渾欲倩鶯留住。此詞凄婉頓挫。不減古作者。南史。齊范縝謂竟陵王子良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落茵席之上。或關籬墻。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此詞前闋。蓋祖此說。南金自號三谿冰雪翁。尤工於詩。有江頭吟云。兒時盛氣高於山。不信壯士有饑寒。如今一杯零落酒。風雨蝕盡征袍單。側立崑奴面鐵色。楚客不言未吹笛。關山有月無人聲。自是江頭渚花發。渚花春少未得妍。凝立青山圍水天。杜鵑故態不識事。盡情叫入青楓煙。壯士未握邊頭槊。旋頭如月幾時落。如今世界不愛賢。看取青峯白雲角。烏乎一歌兮歌已怨。壺中無酒可續嚥。蓋模擬少陵之作。詞旨清婉可愛。

嶺南人以檳榔代茶。且謂可以禦瘴。余始至不能食。久之亦能稍稍。居歲餘。則不可一日無此君矣。故嘗謂檳榔之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蓋每食之。則熏然頰赤。若飲酒然。東坡所謂紅潮登頰醉檳榔者是也。二曰醉。能使之醒。蓋酒後嚼之。則寬氣下痰。餘醒頓解。三曰飢。能使之飽。蓋飢而食之。則充然氣盛。若有飽意。四曰飽。能使之飢。蓋食後食之。則飲食消化。不至停積。嘗舉似於西堂先生范旃叟曰。子可謂檳榔舉主矣。然子知其功。未知其德。檳榔賦性疏通。而不洩氣。稟味嚴正。而有餘甘。有是德。故有是功也。

曲端。在陝西甚有威望。張魏公宣撫首擢用之。金人萬戶婁室與撒離曷等寇邠州。端擊敗之。至白店原。又大敗之。撒離曷乘高望師。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爲啼哭郎君。後以端恃功驕恣。廢不用。又懼其得

士心竟殺之自端之死衆心稍離金人再戰于富平我師詐張端旗以懼敵婁室知端已死撫掌笑曰何紿我也於是盡銳力攻我師敗績自是陝西非我有矣宋淳熙間高廟配享洪景盧舉此爲魏公罪迄不得侑食昔孔明斬馬謖已爲失計魏公襲其事幾於自壞萬里長城至於詐張端旗尤爲拙謀徒足以召敵人之笑沮我師之氣耳端亦知書嘗作詩云破碎山河不足論幾時重到渭南村昔人詩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即此事也

市璞寶燕石煮簀食蜚蠊識者少也

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天淵懸絕蓋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放心者如雞豚出於埘柵不求則不得心放者如鷹隼翔於雲霄而絛鏃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閫流蕩者失其本心開閫者全其本心

余家藏山谷八大字云作德日休爲善最樂摘經史語混然天成可置座右

周禮註六穀稌黍稷粱麥菰六清水漿醴酏音涼醫醫酏七菹韭菁茆葵芹笋六獸麋鹿熊麕野豕兔六禽鴈鶉鷃鴽鳩鴿五藥艸木蟲石穀

陸象山少年時常坐臨安市肆觀棊如是者累日棊工曰官人日日來看必是高手願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後却來乃買棊局一副歸而懸之室中臥而仰視之者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往與棋工對棋工連負二局乃起謝曰某是臨安第一手棋凡來着者皆饒一先今官人之棊反饒得某一先

天下無敵手矣。象山笑而去。其聰明過人如此。其子弟每喜令其着棋。嘗與包敏道書云。犒子初時與春弟頗不能及。今年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棋又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皆在其精神之盛衰耳。漢文帝以七月己亥崩。乙巳葬。纔七日耳。與簠人之家斂手足形還葬者何以異。景帝必不忍以天下儉其親。此殆文帝之顧命也。雖未合中道。見亦卓矣。文帝此等見解。皆自黃老中來。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翛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却是正理。如吾儒易簀結纓之類。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定。涵養得熟。視生死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推之曰。子澄澄其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

或問杜陵詩云。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何也。余曰。此嘆之詞耳。蓋拘束以度日月。若鳥在籠中。漂泛於乾坤間。若萍浮水上。本是形容淒涼之意。乃翻作壯麗之語。東坡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亦此類。

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此論後世之文也。文者。貫道之器。此論古人之文也。天以雲漢星斗爲文。地以山川艸木爲文。要皆一元之氣所發露。古人之文似之。巧女之刺綉。雖精妙絢爛。纔可入目。初無補於實用。後世之文似之。

尹穡字少稷。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汲汲於仕進。諸公薦之。與陸務觀同賜出身。少稷言行有法。又通世

務。時論翕然歸重。嘗論減年賞當與實歷對使。孝宗用其說。至今行之。後乃附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之。厥後貶嶺南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望。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益公每舉以爲士大夫之戒。

張文潛作陳湯論。末云。昔者韓患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賞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一本云。昔者魏國患河。其邊之臣起徙而決之趙。魏王大喜。賞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邊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曰。子憂過矣。有功於魏者。有比於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再也。二事皆切。而徙河之事尤勝。蓋徙河犯官。有矯制之意。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離翁于岳陽。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近時有題絕句于亭上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棄。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四方以西爲尊。王者之廟。太祖坐西。所謂正太祖東向之位是也。三昭則坐北面南。故謂之昭。昭、明也。向南面之明也。三穆則坐南面北。故謂之穆。穆、幽也。向北面之幽也。今朝廷之上。羣臣皆自東階而升。不敢升自西階。非特嫌若賓主敵體。亦以西爲尊也。班孟堅西都賦曰。左嶧右平。左東也。東則爲城。若世

所謂澤道。乃羣臣所由登降之階也。右西也。西則爲平而不爲城也。凡賓主之席。主東而賓西。亦所以尊賓也。非謂東尊於西。而使賓次主也。故禮。客降一等。則就主人之階。蓋客不敢自西階爲賓主禮。欲自東階隨主人而升也。主人辭客乃復位。蓋主人不許客然後自西階升也。

唐狄昌詩云。馬嵬煙柳正依依。重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瞞應有語。這回休更罪楊妃。杜陵詩云。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慮再蒙。蓋幽王以褒姒而致犬戎之禍。明皇以妃子而致祿山之變。正相似也。今無妃子孽矣。而鑾輿乃再蒙塵。何哉。此其胎變稔禍。必有出於女寵之外者矣。是不可不哀痛而悔艾也。詩意與狄昌同。而其惻怛規戒。涵蓄不露。則大有逕庭矣。

自大舜稱禹。不過勤儉兩字。況下於禹者。可以不勤不儉乎。余嘗論儉有四益。勤亦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頹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晉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異患干。是勤可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何斯舉云。壬寅正月雨雪連旬。忽僦開霽。閭里翁媼相呼賀曰。黃綿襖子出矣。因作歌以紀之。此名甚新。但所以作歌。未甚愜人意。乃更爲補作一絕句云。范叔綈袍暖一身。大裘只蓋洛陽人。九州四海黃綿

襖誰似天公賜與均白樂天詩云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

渡江初呂元直爲相堂廚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會之當國每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於是始不會食胡明仲侍郎曰雖欲伴食不可得矣

鶴林玉露卷之二

葉水心曰國初宰相權重臺諫侍從莫敢議己至韓琦范仲淹始空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勢始輕雖賢否邪正不同要爲以下攻上爲名節地可也而未知爲國家計也然韓范既以此取勝及其自用事臺諫侍從方襲其迹朝廷每有一事則是非鋒起譁然不安昔鄭子孔爲載書諸司門子弗順將殺之子產止之又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子產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迄焚而後定然及子產自爲相却不知此直云禮義不愆何恤人言蓋韓范之所以攻人者卒其所以受攻而無以處此是以雖有志而無成也至如歐陽修先爲諫官後爲侍從尤好立論士之有言者皆依以爲重遂以成俗及濮園議起未知是非所在而傾國之人回戈向之平日盛美一朝隳損善人君子化爲仇敵然則歐陽氏之所以攻之者亦其所以受攻而不自知也水心之論如此余謂國初相權之重自藝祖鼎鐺有耳之說始趙韓王定混一之謀於風雪凌厲之中銷跋扈之謀於杯觴流行之際眞社稷臣矣雷德驤何人乃敢議之宜藝祖之震怒也乃若持盈守成之時則權不可以自重亦不可以過重東坡所謂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則臺諫侍從之敢言乃國勢之所恃以重也豈反因此而勢輕哉水心之說蓋張方平之遺論也方平之論前輩固已深闢之矣范公當國不久韓公當國時最被司馬溫公激惱然韓公包容聽受無幾微見於顏面常朝一不押班王

陶至便指爲跋扈而公亦無慍色蓋己爲侍從臺諫則能攻宰相之失己爲宰相則能受侍從臺諫之攻此正無意無我人己一視之道實賢人君子之盛德亦國家之美事也豈有己則能攻人而人則不欲其攻己哉諺云喫拳時此言雖鄙實爲至論惟歐陽公爲諫官侍從時最號敢言及爲執政主濮園稱親子議諸君子譁然起而攻之而歐陽公乃不能受人之攻執之愈堅辯之愈激此則歐公之過也公自著濮議兩篇其間有曰一時臺諫謂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是時聖德恭儉舉動無差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以去者惟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相與力言歐公此論卻欠反思若如此則前此己爲諫官侍從時每事爭辯豈亦是貪美名求奇貨尋好題目耶余嘗作濮議詩云濮園議起沸烏臺傳語歐公莫怨猜須記上坡持橐日也曾尋探好題來

告命自九品而上角軸二等以大小別之此其卑也染牙以爲經凡五等陞朝歷數而上也而穗艸爲尊錦標其端凡四等而細毬之錦配穗草告身皆制綾爲之玳瑁軸素繪二等而繪爲尊告身五綵而又有紫絲法錦囊其外其小異者錦之紅綠耳犀軸亦二等藻繪雖同而大小有別三品通用也絲囊如玳瑁而錦標又不同告身亦如之而加以金縷此人臣一品之極也宮掖之嚴帝姬之親大略七等鏤犀爲軸瑚玉以爲龍告身五綵絲囊標首純紅而繪如瑚玉者最高以近君也犀軸絲囊爲最高而繪皆雲鳳者次之玳軸者又次之繪事如玳瑁而告紙損其三者又次之自此而下三等皆紫絲法錦雖有差次始浚卑矣宰相親王贈封視紫絲高者執政贈封視次者其上四等明有尊不敢逼也絲囊之

制以小鈐十繫之按式名曰帢鎝黃金塗金白金三等外庭之繫惟白金耳侍從庶僚所封視其官蕃官祠宇所封從其秩合而陳之二十有八等品位愈高則物采愈華此游默齋所記宋朝之制甚詳明范曄作東漢史爲方士立傳如左慈之事妖怪特甚君子所不道而乃大書特書之何其陋也曹子建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郤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挾姦宄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駿而求飛龍哉子建此論其識過范曄遠矣漢武帝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方士可謂顛倒之極末年迺忽悔悟曰世豈有仙者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耳此論却甚確近時劉潛夫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不見童男入海回無藥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來

盧景亮言足食足兵而人才足用則天下不難理矣著論曰三足記

范旂叟爲廣西憲會僚屬小酌曰今日之集非特不談風月亦且不論文章只說政疵民病衆皆唯唯余從容曰若談夫子孟軻之文章以澆光風霽月之胸次則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也痒痾疾痛舉切吾身施之有政當有本末先後而民病庶乎有瘳矣旂叟甚喜不以爲忤旂叟號西堂先生開明練達遇事如破竹性剛介有不可必達其意而後止在廣西歲餘丐祠歸養親發奏牘之日卽出臺治寓僧舍不請俸給錢將漕湖南總所專人來索錢在庭咆哮無禮命杖而黥之既畢上章自劾乞歸田里總所迄不敢害朝廷爲頒召命然竟卒於湖南其將卒也請僚屬入臥內命吏取按牘來據榻判結數事既畢

又曰某縣有母訴其子者此關繫風教不可不施行命取來又判訖略言及身後事與僚屬揖別須臾已逝矣其精爽不亂如此有對越集百卷行于世皆其歷任判斷之語也近年門生故吏合辭請于朝特謚清敏余初任爲容南法掾縲數月偶留帥幕旂叟忽袖中出職狀一紙畀余余辭以未書一考不嘗受旂叟曰固也子亦漫收之若書一考而某未以罪去則可以放散不然亦聊見某具一隻眼耳又曰非特不必以詩文相惠明日亦不必到客位因言近日來諛風可羞長官招僚屬一杯其初招也則有所謂謝請其既畢也又有所謂謝會一杯之酒兩至客位行之者不以爲恥此何等風俗耶小官不足責推其原皆由長官無見識妄自尊大遂成此風此雖小事然摧壞小官氣節關繫却大

周禮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鄭康成注云好羞謂四時所謂膳食若荆州之鮭魚揚州之蟹胥陸德明音釋云蟹醬也山谷詩云蟹胥與竹萌乃不羨羊腔

或曰用兵之法殺人如殺艸使錢如使水余曰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使錢如使水可也乃若殺人如殺艸則非至論夫軍士固以嚴濟然禮樂慈愛戰所蓄也所以不得已而誅不用命者蓋一有逗撓亂行則三軍暴骨矣誅一人所以全千萬人豈以多殺爲能以嗜殺爲貴哉若如所言則趙充國王忠嗣曹彬反不若白起輩矣

楊東山嘗謂余曰文章各有體歐陽公所以爲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温純雅正藹然爲仁人之言粹然爲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事合體故也如作詩便幾及李杜作碑銘記序便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

記便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便一洗崑體圓活有理致作詩本義便能發明毛鄭之所未到作奏議便庶幾陸宣公雖游戲作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蓋得文章之全者也其次莫如東坡然其詩如武庫矛戟已不無利鈍且未嘗作史藉令作史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未必能及歐公也曾子固之古雅蘇老泉之雄健固亦文章之傑然皆不能作詩山谷詩騷妙天下而散文頗覺瑣碎局促渡江以來汪孫洪周四六皆工然皆不能作詩其碑銘等文亦只是詞科程文手段終乏古意近時眞景元亦然但長於作奏疏魏華甫奏疏亦佳至作碑記雖雄麗典實大概似一篇好策耳又云歐公文非特事事合體且是和平深厚得文章正氣蓋讀他人好文章如喫飯八珍雖美而易厭至於飯一日不可無一生喫不厭蓋八珍乃奇味飯乃正味也

宋紹定辛卯臨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太廟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獨全洪舜俞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時殿帥乃馮楫也人言籍籍迄今不免責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齁齁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懽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蘄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

責舉朝爲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

宋乾道間林謙之爲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飲論詩談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殺有俗子在鄰壁聞之遍告人曰有一惟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謀殺者爲誰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處人聞者絕倒喧傳縉紳間余謂此言亦不足惟若曹操之於楊德祖隋煬之於薛道衡蓋眞殺之也

姜堯章學詩于蕭千巖琢句精工有詩云夜暗歸雲繞柁牙江涵星影鴈圍沙行人悵望蘇臺柳曾與吳王掃落花楊誠齋喜誦之嘗以詩送江東集歸誠齋云翰墨場中老斲輪眞能一筆掃千軍年年花月無虛日處處江山怕見君箭在的中非爾力風行水上自成文先生只可三千首回視江東日暮雲誠齋大稱賞謂其家嗣伯子曰吾與汝弗如姜堯章也報之以詩云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第一功新拜南湖爲上將更差白石作先鋒可憐公等皆癡絕不見詞人到老窮謝遣管城儂已晚酒泉端欲乞疏封南湖謂張功父也堯章自號白石道人潘德久贈詩云世間官職似樗蒲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斷無繳駁任稱呼時黃巖老亦號白石亦學詩於千巖詩亦工時人號雙白石云

宋淳熙中王季海爲相奏起汪玉山爲大宗伯知貢舉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極相得屢黜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胥會于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典貢舉嘗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此爲驗其人感喜玉山既知舉搜易卷

中果有冒子內用三古字者。遂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私竊恠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日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於他人。玉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茲事甚恠。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于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閒步廡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于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恠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嘆。此事馮北山可久爲余言。雖近於語恠。然亦不可不傳。足以祛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典貢舉者欲相牢籠。至於場屋亦不能入。此豈人之智巧所能爲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於冥冥之中。而曰莫予云覯者。又惑之甚者也。

宋隆興初。張眞父自殿中侍御史除起居郎。孝宗玉音云。張震知無不言。言皆當理。令載之訓詞。大哉王言。眞臺諫之金科玉條也。

張循王之兄保。嘗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錢十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援引也。王嘗春日遊後圃。見一老卒臥日中。王蹴之

曰何慵眠如是卒起聲喏對曰無事可做只得慵眠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爲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爲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恣其所爲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佳果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閒雅若書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颿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餽以綾錦奇玩爲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爲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餽遺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厚問能再往乎對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爲退卒老園中嗚呼觀循王之兄與浮海之卒其智愚相去奚翅三十里哉彼卒者頹然甘寢苫堵花影之下而其胸中之智圓轉恢奇迥如此則等而上之若伊呂管葛者世亦豈盡無也哉特莫能識其人無繇試其蘊耳以一弊衣老卒循王慨然捐五十萬緡畀之不問其出入此其意度之恢弘固亦足以使之從容展布以盡其能矣勾踐以四封之內外付種蠡漢高皇捐黃金四十萬斤於陳平由此其推也蓋不知其人而輕任之與知其人而不能專任皆不足以有功視其一往之後辭不復再又幾於知進退存亡者異哉

百官殿門侍班幙次臺諫皆設倚餘官則各以交牀自隨周益公自殿院除起居郎徐淳立戲曰罰却倚

子矣。

春秋之時。天王之使。交馳於列國。而列國之君。如京師者絕少。夫子謹而書之。固以正列國之罪。而端本澄源之意。其致責於天王者尤深矣。唐之藩鎮。猶春秋之諸侯也。杜陵詩云。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蓋與春秋同一筆。

太學古詩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而鯁亮也。宋嘉定間。余在太學。聞長上同舍言。乾淳間齋舍質素。飲器止陶瓦。棟宇無設飾。近時諸齋亭榭簾幙。競爲靡麗。每一會飲。黃白錯落。非頭陀寺比矣。國有大事。讜論間發。言侍從之所不敢言。攻臺諫之所不敢攻。由昔迄今。偉節相望。近世以來。非無直言。或陽爲矯激。或陰有附麗。亦未能純然如古之眞御史矣。余謂必甘清苦如老頭陀。乃能摠鯁亮如眞御史。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之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邵康節出焉。晦庵、南軒、東萊、象山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昔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然天地之間。有理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河圖洛書。與危微精一之語並傳。邵蔡二子。益將發諸子之所未言。而使理與數燦然於天地之間。其功亦不細。

近年以來。八君子之學。固人傳其訓。家有其書。而邵蔡之學。則幾於無傳矣。

杜陵詩云。新松恨不長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言君子之孤。難扶植。小人之多。難驅除也。烏乎。世道至於如此。亦可哀矣。

唐薛能詩云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王荊公晚年喜誦之然能之論非也孔明之出雖不能掃清中原吹火德之灰然伸討賊之義盡託孤之責以教萬世之爲人臣者安得謂之成何事哉荊公誦此蓋以自喻然孔明開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其存心無愧伊呂出師未捷身先死此天也荊公剛愎自任新法煩苛毒流四海不忍君子之見排甘引小人以求助卒爲其所擠陷此豈天也哉自古隱士出山第一箇是伊尹第二箇是傅說第三箇是太公第四箇是嚴陵第五箇是孔明第六箇是李泌皆爲世間做得些事雖以四皓之出或者猶議其安劉是滅劉況如樊英輩者乎

吾輩學道須是打疊教心下快活古曰無悶曰不慍曰樂則生矣曰樂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飲水之樂顏子有陋巷簞瓢之樂曾點有浴沂詠歸之樂曾參有履穿肘見、歌若金石之樂周程有愛蓮觀艸、弄月吟風傍花隨柳之樂學道而至於樂方能眞有所得大概於世間一切聲色嗜好洗得淨一切榮辱得失看得破然後快活意思方自此生或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又曰憂以天下又曰莫知我憂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此義又是如何曰聖賢憂樂二字並行不悖故魏鶴山詩云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古之詩人有識見者如陶彭澤杜少陵亦皆有憂樂如採菊東籬揮杯勸影樂矣而有平陸成江之憂步屧春風泥飲田父樂矣而有眉攢萬國之憂蓋惟賢者而後有眞憂亦惟賢者而後有眞樂樂不以憂而廢憂亦不以樂而忘

鶴林玉露卷之三

朱文公云豪傑而不聖賢者有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陸象山深以其言爲確論如周公兼夷狄驅猛獸滅國者五十孔子卻莱人墮三都誅少正卯是甚手段非大豪傑乎其次如諸葛孔明議論見識力量規模亦眞豪傑惟房次律聲譽隆洽一出便敗事然至今儒者之論皆稱其賢如此則是天下有不豪傑之聖賢矣宋端平間眞西山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鶴山督師亦未及有設施而罷臨安優人裝一儒生手持一鶴別一儒生與之解后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持何物曰大鶴也因傾蓋懽然呼酒對飲其人大嚼洪吸酒肉靡有孑遺忽顚仆于地羣數人曳之不動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庸大學喫了許多酒食一動也動不得遂一笑而罷或謂有使其爲此以姍侮君子者京尹乃悉帖其人余謂優人之姍侮君子誠可罪也西山鶴山之抱負誠未可厚誣也然吾儒於此亦不可以不戒劉平國嘗言若將眞景元與余景瞻並用必有可觀余嘗疑其說西山負一世之望豈必待余景瞻而後可以有爲乎世傳洪舜俞在蜀嘗謂崔菊坡曰先生豐於德而嗇於才他日不宜獨當重任菊坡深然之故晚年力辭宰輔此說余尤疑之若分才德爲兩事則是天下果有不豪傑之聖賢矣

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探取其子郡守王夢龍方據桉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探巢之卒也嘯巾來還乃徑攫探巢者之巾而去太守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逐之禽獸之靈識

如此。其攫探巢者之巾。固已異矣。於誤攫他卒之巾。復嘴來還。尤爲奇異。世之人舉動差謬。文過遂非。不肯認錯者多矣。夫子所謂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余同年李南金云。茶經以魚目湧泉連珠爲煮水之節。然近世瀹茶。鮮以鼎鑊用瓶煮水。難以候視。則當以聲辨一沸二沸三沸之節。又陸氏之法。以末就茶鑊。故以第二沸爲合量而下末。若以今湯就茶甌瀹之。則當用背二涉三之際爲合量。乃爲聲辨之詩云。砌蟲唧唧萬蟬催。忽有千車捆載來。聽得松風幷澗水。急呼縹色綠瓷杯。其論固已精矣。然瀹茶之法。湯欲嫩而不欲老。蓋湯嫩則茶味甘。老則過苦矣。若聲如松風澗水而遽瀹之。豈不過於老而苦哉。惟移瓶去火。少待其沸止而瀹之。然後湯適中而茶味甘。此南金之所未講者也。因補以一詩云。松風檜雨到來初。急引銅瓶離竹廬。待得聲聞俱寂後。一甌春雪勝醍醐。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晦堂此等處。誠實脫洒。亦只是曾點見解。卻無顏子工夫。此儒佛所以不同。

蝗纔飛下。卽交合。數日產子。如麥門冬之狀。日以長大。又數日。其中出如小黑蟻者八十一枚。卽鑽入地中。詩註謂螽斯一產八十一子者。卽蝗之類也。其子入地。至來年禾秀時乃出。旋生翅羽。若臘雪凝凍。則入地愈深。或不能出。俗傳雪深一尺。則蝗入地一丈。東坡雪詩云。遺蝗入地應千尺。是也。蝗災每見

於大兵之後。或言乃戰死之士冤魂所化。雖未必然。但余曩在湖北。見捕蝗者雖羣呼衆噪。蝗不爲動。至鳴擊金鼓。則聳然而聽。若成行列。則謂爲殺傷沴氣之所化。理或然也。

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傳云曹操疑冢也。北人歲增封之。范石湖奉使過之。有詩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誰復如公負此心。歲歲蕃酋爲封土。世間隨事有知音。四句是兩箇好議論。意足而理明。絕句之妙也。

今世有一樣古錢。其文曰半兩。無輪郭。醫方中用以爲藥。考之史記。乃漢文帝時錢也。當時吳濞、鄧通皆得自鑄錢。獨多流傳。至今不絕。其輕重適中。與今錢略相似。視五銖貨泉。又先一二百年矣。五銖貨錢。比今錢卻稍輕。

趙季仁謂余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余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季仁因言朱文公每經行處。聞有佳山水。雖迂途數十里。必往遊焉。攜樽酒。一古銀杯。大幾容半升。時引一杯。登覽竟日。未嘗厭倦。又嘗欲以木作華夷圖。刻山水凹凸之勢。合木八片爲之。以雌雄筍相入。可以折度。一人之力。足以負之。每出則以自隨。後竟未能成。余因言夫子亦嗜山水。如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固自可見。如子在川上。與夫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尤可見。大抵登山臨水。足以觸發道機。開豁心志。爲益不少。季仁曰。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見趣之高下。

范石湖詩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出。曉氛散如綺。心疑雨再作。眼轉雲四起。我豈知天道。吳儂諺云爾。古來占滂沱。說者類恢詭。飛雲走羣羊。停雲浴三豨。月當天畢宿。風自少女起。爛石燒成

香汗礎潤如洗。逐婦鳩能拙。穴居狸有智。蜉蝣強知時。蜥蜴與聞計。垤鳴東山鸛。堂穴南柯蟻。或加陰石鞭。或議陽門閉。或云逢庚變。或自換甲始。形鵝與象龍。聚訟非一理。不如老農諺。影響捷於鬼。哦詩敢誇博。聊用醒午睡。此詩援引占雨事。甚詳可喜。諺有云。日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曬殺鴈。又云。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二說尚遺。何也。余欲增補二句云。日占出海時。月驗仰瓦體。

宋靖康之亂。元祐皇后手詔曰。漢家之厄十世。宣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獨在。事詞的切。讀之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建炎登極之詔曰。亹亹萬機。難以一日而曠位。皇皇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又曰。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懷問寢之思。天子必有所尊。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文武之列。若時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於報國。左祖而爲劉氏。人咸樂於愛君。期一德而一心。佇立功而立事。同僕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其詞明白。亦古地步。昔唐明皇幸蜀。肅宗卽位靈武。元次山作頌。謂自古有盛德大業。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去盛德而止言大業。固以肅宗卽位爲非矣。伊川謂非祿山叛。乃肅宗叛也。山谷云。撫軍監國太子事。胡乃趣取大物爲。此皆至論。今二聖蒙塵遠狩。無還期。高宗不得已而卽位。今又出於元祐皇后之命。與唐肅宗天淵不同。似亦可以無說。然胡致堂萬言書首論此事。謂建炎以來。有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收復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不追。不可不改。一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帥河北。二帝旣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遙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

巡淮海，偷安歲月，此舉措失人心之最大者也。今須一反前失，亟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諂而不悟其非，巡狩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虞其禍。今義不戴天，志思雪恥，父兄旅泊，陵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軍，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而影從，凡所欲爲，孰不如志，致堂此論，明白正大，惜其說之不行也。然唐肅宗卽位，何嘗有一人敢言其非，今致堂能言之，而高宗能受之，已爲盛德事矣。中興以來，致堂、澹庵二書，關繫最大。

江西自歐陽子以古文起於廬陵，遂爲一代冠冕，後來者莫能與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王介甫，皆出歐門，亦皆江西人。老蘇所謂執事之文，非孟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朱文公謂江西文章如歐、永叔、王介甫、曾子固，倣得如此好，亦知其皜皜不可尙已，至於詩，則山谷倡之，自爲一家，並不蹈古人町畦，象山云：豫章之詩，包含欲無外，搜抉欲無祕，體製通古今，思致極幽眇，貫穿馳騁，工夫精到，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開闢以來，能自表見於世若此者，如優鉢曇華，時一現耳。楊東山嘗謂余云：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豈惟制行，作文亦然，如歐公之文，山谷之詩，皆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者也。

楊誠齋云：詩固有以俗爲雅，然亦須經前輩鎔化，乃可因承，如李之耐可，杜之遮莫，唐人裏許、若箇之類是也。唐人寒食詩不敢用餳字，重九詩不敢用餻字，半山老人不敢作梅花詩，彼固未敢輕引里母田父，而坐之平王之子衞侯之妻之側也。余觀杜陵詩，亦有全篇用常俗語者，然不害其爲超妙，如云一

夜水高三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卽買繫籬傍。又云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顚狂。走覓南鄰愛酒伴。經旬出飲獨空牀。又云夜來醉歸衝虎過。昏黑家中已眠臥。傍見北斗向江低。仰看明星當空大。庭前把燭嗔兩炬。峽口驚猿聞一箇。白頭老罷舞復歌。杖藜不寐誰能那是也。楊誠齋多效此體。亦自痛快可喜。

禪家有觀白骨法。謂靜坐澄慮。存想自身血肉腐壞。唯存白骨。與吾相離。自一尺以至尋丈。要見形神元不相屬。則自然超脫矣。余觀莊子子輿有疾。子祀往問之。曲僂發背。頤隱於臍。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躚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將以子爲此拘拘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此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浸、漸也。假、借也。蓋積漸假借。化此身爲異物。則神與形離。超然無所往而不可矣。又何疾。又何病於拘拘哉。視白骨之法。蓋本於此。佛法出於老莊。於此尤信。

伊尹墓在空桑北一里。相傳墓傍生棘。皆直如矢。范石湖使北過之。有詩云。三尺黃壚直棘邊。此心終古享皇天。汲書猥述流傳妄。剖擊嗟無咎單篇。蓋汲冢書妄載伊尹謀篡爲太甲所殺也。事見杜元凱左氏傳後敍。

古詩多矣。夫子獨取三百篇。存勸戒也。吾儕所作詩。亦須有勸戒之意。庶幾不爲徒作。彼有繪畫琱刻無

盆勸戒者固爲枉費精力矣乃若吟賞物華流連光景過於求適幾於誨淫教偸則又不可之甚者矣白樂天對酒詩曰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懽喜不開口笑是癡人又曰百歲無多時壯健一春能幾日晴明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又曰昨日低眉問疾來今朝收淚吊人回眼前見例君看取且遣琵琶送一杯自詩家言之可謂流麗曠達詞旨俱美矣然讀之者將必起其頹惰廢放之意而汲汲於此快樂惜流光則人之職分與夫古之所謂三不朽者將何時而可爲哉且如唐風蟋蟀之詩蓋勸晉僖公以自虞樂也然繼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卽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呂成公釋之曰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樂天之見豈及是乎本朝士大夫多慕樂天東坡尤甚近時葉石林謂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僧孺爲裴晉公之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相樂而不爲文饒所深害推其所由惟不汲汲於進而志在於退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而有餘也此論固已得之然樂天非是不愛富貴者特畏禍之心甚於愛富貴耳其詩中於官職聲名事極其形容殊不能掩其眷戀之意其平生所喜者元稹劉禹錫輩亦皆逐逐聲利之徒至一聞李文饒之敗便作詩暢快之豈非此心未忘猶有偏黨乎慕樂天者愛而知其疵可也

作詩必以巧進以拙成故作字惟拙筆最難作詩惟拙句最難至於拙則渾然天全工巧不足言矣古人

拙句。會經拈出。如池塘生春艸。楓落吳江冷。澄江淨如練。空梁落燕泥。清暉能娛人。遊子濟忘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明月入高樓。流光正徘徊。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如此等類。固已多矣。以杜陵言之。如南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野人時獨往。雲水曉相參。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在家長早起。憂國願年豐。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此五言之拙者也。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如百和香。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此七言之拙者也。他難殫舉。可以類推。杜陵云。用拙存吾道。夫拙之所在。道之所存也。詩文獨外是乎。

宋紹興辛巳。亮既授首。葛王篡位。使來修好。洪景盧往報之。入境。與其接伴約用敵國禮。伴許諾。故沿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未幾。乃盡卻回。使依近例易之。景盧不可。於是扃驛門。絕供饋。使人不得食者一日。又令館伴者來言。頃嘗從忠宣公學。陽吐情實。令勿固執。恐無好事。須通一線路。乃佳。景盧等懼留。不得已。易表章授之。供饋乃如禮。景盧素有風疾。頭常微掉。時人爲之語曰。一日之饑禁不得。蘇武當時十九秋。傳語天朝洪奉使。好掉頭時不掉頭。

數窮於九。九者究也。至十則又爲一矣。此蔡西山之說。

伊川每見學者能靜坐。便嘆其善學。余謂靜坐亦未可盡信。固有外若靜而中未免膠擾者。正所謂坐馳

也。嘗聞南嶽昔有住山僧。每夜必秉燭造檀林。衆僧打坐者數百人。或拈竹篦痛箠之。或袖中出餅果置其前。蓋有以窺其中之靜不靜而爲是懲勸也。彼異端也。尙能洞察其徒心術之隱微。而提撕警策之。吾儒職教者有愧矣。

近時胡仲方落梅詩云。自孤花底三更月。卻怨樓頭一笛風。亦有思致。自古才德之士。方其少也。不使得以展布。及其飄零衰老。乃拳拳歎息之。亦已晚矣。燭之武曰。臣之少也。尙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亦寓此意。唐人詩云。朝廷欲論封禪事。須及相如未病時。杜陵病柟詩意亦如此。陳后山挽司馬公曰。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扶。益可悲矣。

孝宗受禪赦文云。凡今者發政施仁之日。皆得之問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洪景嚴筆也。洪容齋曰。文貴於達而已。繁與簡。各有當也。禮記檀弓。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衞人以龜爲有知也。蓋連用四沐浴佩玉字。使今之爲文者。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石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而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當其事。省其詞。然古意衰矣。又云。史記衞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以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至班固作漢書。乃省其詞曰。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爲涉軹侯。不虞爲隨成侯。戎奴爲從平侯。比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終不若史記

樸贈可喜。余謂詩亦有如此者。古採蓮曲云。魚戲荷葉東。魚戲荷葉西。杜子美杜鵑行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南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若以省文之法論之。似可裁減。然只如此說。亦樸贈有古意。

謚者。死後易名者也。而左傳衞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蓋生前預賜之也。曾不以爲不祥。今人不達。畏死畏禍。百種忌諱。古人皆不然。只看檀弓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許之合葬。又許之哭。伯高死於衞。孔子以爲由賜也見我。遂哭諸賜氏。命子貢爲之主。來者拜之。子夏喪明。曾子曰。朋友喪明則哭。遂往哭。子夏亦哭。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曾子曰。反哭於爾次。因北面而吊焉。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善哉。蓋未始如今人之多忌諱也。

蘇武在匈奴十九年。魏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近時洪忠宣在金亦幾二十年。

玉牒脩書。始於大中祥符。至於政宣而極備。考定世次、枝分派別、而歸於本統者。爲仙源積慶圖。推其所自出。至於子孫、而列其名位者。爲宗藩慶系錄。具其官爵功罪生死、及若男若女者。爲類紀。同姓之親、而序其五服之戚疏者。爲屬籍。編年以紀帝系、而載其曆數及朝廷政令之因革者。爲玉牒。

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楊子曰。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孔叢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或曰。易言何思何慮。何也。曰。始於思。終於無思。非不思也。不待思也。此不識不知而順帝則。從心所欲

而不踰矩。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痀僂之承蜩。豈更待於思乎。

周益公家藏歐陽公家書二幅。紙斜封。乃冷壽光牒。其詞云。具位某。猪肉一斤。右伏蒙頒賜。領外無任感激。謹具牒謝。年月日具位某牒。蓋改牒爲狀。自元豐始。日趨於諛矣。且前輩交際。其饋止於如此。未嘗過於豐侈也。

鶴林玉露卷之四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頻以巨觥宣勸之。攸懇辭不任杯酌。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也。由是言之。則上之尊光而薄攸至矣。然光已死。不免削奪。而攸迄被眷寵。是可歎也。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楊誠齋退休。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雨。嘗曰。余愛椒花雨甚於金盤露。意蓋有爲也。余嘗謂與其一於和勁。孰若和勁兩忘。頃在太學時。同舍以思堂春合潤州北府兵廚。以慶遠堂合嚴州瀟洒泉。飲之甚佳。余曰。不剛不柔。可以觀德。非寬非猛。可以觀政矣。厥後官于容南。太守王元邃以白酒之和者紅酒之勁者。手自劑量。合而爲一。殺以白灰一刀圭。風韻頓奇。索余作詩。余爲長句云。小槽眞珠太森嚴。兵廚玉友專甘醇。兩家風味欠商略。偏剛偏柔俱可憐。使君袖有轉物手。鸕鷀杓中平等分。更憑石髓媒妁之。混融併作一家春。季良不用笑伯高。張竦何必譏陳遵。時中便是尼父聖。孤竹柳下成一人。平雖有智難獨任。勃也未可嫌少文。黃龍丙魏要兼用。姚宋相濟成開元。試將此酒反觀我胸中。問學當日新。更將此酒達觀國宇宙。皆可歸經綸。書生觸處便饒舌。以一貫萬如斲輪。使君聞此却絕倒。罰以太白眼金尊。

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詩曰。摽有梅。其實七兮。又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曰。梅、枏也。陸璣曰。似杏而實酸。蓋但取其實與材而已。未嘗及其花也。至六朝時。乃略有詠之者。及唐而吟詠滋多。至宋朝則

詩與歌詞。連篇累牘。推爲羣芳之首。至恨離騷集衆香艸而不應遺梅。余觀三百五篇。如桃李芍藥棠棣蘭之類。無不歌詠。如梅之清香玉色。迥出桃李之上。豈獨取其材與實而遺其花哉。或者古之梅花。其色香之奇。未必如後世。亦未可知也。蓋天地之氣。騰降變易。不常其所。而物亦隨之。故或昔有而今無。或昔無而今有。或昔庸凡而今瑰異。或昔瑰異而今庸凡。要皆難以一定言。且如古人之祭。焫蕭酌鬱鬯。取其香也。而今之蕭與鬱金。何嘗有香。蓋離騷已指蕭艾爲惡草矣。又如牡丹。自唐以前未有聞。至武后時。樵夫採山乃得之。國色天香。高掩羣花。於是舒元輿爲之賦。李太白爲之詩。固已奇矣。至宋朝紫黃丹白。標目尤盛。至於近時。則翻騰百種。愈出愈奇。又如荔支。明皇時所謂一騎紅塵妃子笑者。謂濾戎產也。故杜子美有憶向濾戎摘荔支之句。是時閩品絕未有聞。至今則閩品奇妙。香味皆可僕視濾戎。蔡君謨作譜。爲品已多。而自後奇名異品。又有出於君謨所譜之外者。他如木犀、山礬、素馨、茉莉。其香之清婉。皆不出蘭芷下。而自唐以前。墨客騷人。曾未有一話及之者。何也。游成之曰。一氣堙壎。孰測端倪。烏知古所無者。今不新出。而昔常見者。後不變滅哉。人生須臾。即以耳目之常者。拘議造物。亦已陋矣。余聞秦中不產竹。昔年山崩。其下乃皆鉅竹頭。由是言之。古固產竹矣。晉葛洪欲問丹砂。求爲勾漏令。勾漏縣隸容州。余嘗爲法曹。親至其地。求所謂丹砂者。顆粒不可得。豈非昔有而今無哉。蓋非特物然也。巴邛閩嶠。夙號荒陋。而漢唐以來。漸產人才。至本朝益盛。古稱山西出將。山東出相。又曰汝潁多奇士。燕趙多佳人。其說拘矣。

宋紹興辛巳金主亮南侵高宗下詔親征其詞云惟天惟祖宗既共昌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逸於燕安又云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淝水之勳鬪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洪容齋筆也車駕決平江亮授首遂班師次年壬午內禪孝宗卽位銳意規恢起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德壽宮時盧仲賢使金高宗問曾見仲賢否對曰臣已見之又問卿父謂如何莫便議和否對曰臣嘗謂金人必衰敗國家必隆興上曰何如對曰太上皇帝仁孝之德上格于天又傳位聖子雖古唐虞無以過而金人不道篡奪相仍無復君臣父子不知天心祐國家乎祐金人乎臣有以知其然也上曰極是今日金人誠衰乎對曰自亮送死之後士馬物故甚衆諸國背叛人心怨離金誠衰矣上曰自亮死非特金人衰弱吾國亦未免力弱但仲賢等旣回何以應之對曰臣父職在邊隅戰守是謹此事著廟堂如何議但願審處而徐應之無貽後悔上曰只是說與卿父今日國家須更量度民力國力早收拾取聞契丹與金相攻若契丹事成他日自可收卞莊子刺虎之功若金未有亂且務恤民治軍待時而動可也高宗懲於變故意不欲戰且聞金人議欲尊我爲兄故頗喜之孝宗幼年規恢之志甚銳而卒不得逞者非特當時謀臣猛將凋喪略盡財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壽聖志主於安靜不忍違也厥後蓄積稍羨又嘗有意用兵祭酒芮國器奏曰陛下只是被數文腥錢使作何不試打算了得幾番犒賞上曰朕未知計也待打算報卿後打算只了得十三番犒賞於是用兵之意又寢乃知南北分合自有定數雖英明之主不能強也

元次山避水于高原。餱糧不繼。遂餓而死。陳后山爲館職。當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后山止有其一。其內子與趙挺之之內親姊妹也。乃爲趙假一裘以衣之。后山問所從來。內以實告。后山曰。汝豈不知我不著他衣裳。卽却去之。止衣一裘。竟感寒疾而死。嗚呼。二子可謂志士不忘在溝壑者矣。充二子之才識德望。曳絲乘車。食養賢之鼎。其誰曰不宜。然志節清高。寧甘於餓死凍死。而不肯少枉有道。少失其身。此所以皓皓乎不可尙也。陸龜蒙杞菊賦曰。我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亦略有二子風味。揚子雲曰。古者高餓顯下祿隱。楊誠齋曰。李杜饑寒能幾日。却教富貴不論年。

文中子曰。通也受夫子罔極之恩。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由是言之。今儒者大半是吾夫子之罪人。

歲將饑。小民餐必倍。俗諺謂之作荒。此天地之氣先見也。宋開禧兵興之先。江西果木秋冬生花。有山礬而生梔子花。桃樹而生李實。此天地之氣先亂也。馮北山爲余言之。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麛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旣歸竹窗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牕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筆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艸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邊。解后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

雨。採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衮衮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眞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余少年時。於鍾陵解后日本國一僧。名安覺。自言離其國已十年。欲盡記一部藏經。乃歸。念誦甚苦。不舍晝夜。每有遺忘。則叩頭佛前。祈佛陰相。是時已記藏經一半矣。夷狄之人。異教之徒。其立志堅苦不退轉。至於如此。朱文公云。今世學者讀書。尋行數墨。備禮應數。六經語孟。不曾全記得三五板。如此而望有成。亦已難矣。而視此僧。殆有愧色。

史言蜀諸賢凋喪。孔明身當軍國之務。罰二十以上皆親之。以勞瘁致斃。此眞兒童之論也。夫孔明不死。則漢業可復。禮樂可興。孔明死。則爲五胡亂華爲六朝幅裂。其所關繫甚大。中營隕星之變。天意蓋可知矣。豈因罰二十以上皆親之而致斃乎。且孔明死時。纔五十四。初非癃老不任勞苦之時。況以孔明之明達。豈不能量事之大小。身之勞逸。而顧弊精神於瑣瑣以自殞其軀乎。此決無之理也。杜少陵知之。故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指麾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言孔明之死。乃漢運已移。漢祚已終。大數不可支持耳。志決身殲。豈因軍務之勞乎。蓋不然史臣之說也。

龍洲劉改之詩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箇好喜歡緣。眞西山喜誦之。或曰。退一步行可也。至於道三箇

好。乃隨俗徇情耳。何足言乎。余曰。古人直道而行。理之所在。鰲直行將去。仕止久速。莫不皆然。烏有所謂退一步者。自後世貪榮競進。爭一階半級。至於殺人於是始以退一步行爲安樂法矣。古人是則曰是。非則曰非。明白正直。曾何回護。自後世惡直好佞。以直言賈禍者。比比皆是。於是始以道三箇好爲喜歡緣矣。此處衰世之法也。蓋萬事稱好。不特司馬德操爲然。而吾夫子固有危行言孫之說矣。好盡言以翹人之過。此國武子所以見殺也。可不戒哉。

宋孝宗御宇。高宗在德壽。光宗在青宮。寧宗在平陽邸。四世本支之盛。亘古未有。楊誠齋時爲宮僚。賀光宗誕辰詩云。祖堯父舜眞千載。禹子湯孫更一家。讀者服其精切。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三世總丁年。蓋高宗生於丁亥。孝宗生於丁未。光宗生於丁卯也。丁年字出李陵書。借用亦佳。

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儒也。故早年頗似荆軻。晚歲頗似魯仲連。得老氏不敢爲天下先之術。不代大匠斲。故不傷手。善於打乖。荆公詩云。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複道方謀雍齒封。蓋因機乘時。與之斡旋。未嘗自我發端。故消弭事變。全不費力。朱文公云。子房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如爲韓報秦。擲椎擊秦皇。及項羽殺韓王成。及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仇。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自處閒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做。後來誅戮功臣時。更討他不着。邵康節之學。亦與子房相似。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之人。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抽身退。如擊壤集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蓋自家都不犯手。又凡事只到半

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離披是也。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卽起。詣廚躬作粥一釜。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先生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淸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老且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爲此言。必不能如吾矣。東山守吳。夫人嘗於郡圃種葦躬紡緝以爲衣。時年蓋八十餘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旣愈。出所積芬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果致疾。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紬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饑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誠齋父子視金玉如糞土。誠齋將漕江東。有俸給僅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東山帥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采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東山病且死。無衣裳。適廣西帥趙季仁餽縑絹數端。東山曰。此賢者之賜也。衾材無憂矣。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其門。升其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可法者。所得多矣。因命畫工圖之而去。誠齋、東山、淸介絕俗。固皆得之天資。而婦道母儀。所助亦已多矣。左傳、文伯之母。老而猶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也。居吾語汝。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故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吾冀而朝夕修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

是承嗣之官予懼穆伯之絕嗣也因是觀誠齋夫人乃知古今未嘗無烈女未嘗無賢母

楚公子徵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晉王厥之敗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提衣囊自隨津邏疑之永訶曰奴子不速行捶之數十由是得免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策扶泰之背曰籠東軍士汝曹主何在而尙留此追者不疑其爲貴人與之馬與俱還三事相類若郭子儀殺羊而裴謂劾之李愬進馬而溫造彈之亦此意也

宋淳熙中范至能使北孝宗令口奏金主謂河南乃宋朝陵寢所在願受侵地至能奏曰茲事須與宰相商量臣乞以聖意諭之議定乃行上首肯既而宰相力以爲未可而聖意堅不回至能遂自爲一書述聖語至虜庭納之袖中既跪進國書伏地不起時金主乃葛王也性寬慈傳宣問使人何故不起至能徐出袖中書奏曰臣來時大宋皇帝別有聖旨難載國書令臣口奏臣今謹以書述乞賜聖覽書既上殿上觀者皆失色至能猶伏地再傳宣曰書詞已見使人可就館至能再拜而退虜中羣臣或不平議羈留使人而虜主不可至能將回又奏曰口奏之事乞與國書中明報仍先宣示庶使臣不墮欺罔之罪虜主許之報書云口奏之說殊駭觀聽事須審處邦乃孚休既還上甚嘉其不辱命由是超擢以至大用至能在燕京會同館官吏徵言有羈留之議乃賦詩曰萬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浮漚提攜漢節同生死休問羝羊解乳不

范文正公云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喫余謂人能甘於喫家常飯然後甘於做常調官

五代史漢王章爲三司使征利剝下緡錢出入元以八十爲陌章每出錢陌必減其三至今七十七爲官省錢者自章始然今官府於七十七之中又除頭子錢五文有奇則愈削於章矣

唐初蕭銑據荆襄敗於李靖諸郡皆降而所召援兵至者又十萬人李煜據江南其亡也亦有援兵十數萬本朝靖康之禍勤王之師至者絕少縱有之率皆望風奔潰不敢向賊發一矢蓋五代以前兵寓於農素習戰鬬一呼卽集本調兵費最多兵力最弱皆緣官自養兵紹熙中張魏公在川陝奏以王庶帥興元制置利夔二路軍士於興洋金蓬開達諸州令縣選強壯兩丁取一五丁取二戶與免物力錢二百五十千五十人爲一隊長以知縣爲軍正尉爲軍副月閱於縣春秋閱於郡不半月有兵二十萬乾道初宿亳之役禁旅多出征江上之備空虛陳福公首獻民兵之策及登庸亟欲推行會罷相遂格然兩淮已用其法而荆襄尤有成規開禧用兵禁旅多敗而兩淮山水寨萬弩手率有功特爲官軍所嫉無以慰其心盡其力耳丙寅虜大舉南牧圍安襄以撼荆鄂宣司檄召諸處兵與湖北義勇俱往救諸郡兵不待見敵而潰所過鈔略甚於戎寇獨義勇隨其帥進退不敢有秋毫犯蓋顧其室家門戶故也張宣公帥荆州與朱文公書云郭杲嘗獻緩急保江之策某折之曰劉信叔劉共父皆嘗有此論眞謬計也縱賊入肝脾裏何以爲國上付公以北門當盡力報國要軍要粮此間當應副事苟不濟守臣仗節而死耳郭聞之悚然某之所恃者有義勇二萬六千人也

孝宗命呂成公詮擇國朝文章成公盡緡三館之儲蹤年成編賜名文鑑周益公承制譔序云建隆雍熙

之間。其文偉。咸平景德之際。其文博。天聖明道之詞古。熙寧元祐之詞達。雖體制互興。源流間出。而氣金理正。其歸則同。成公爲此書。朱文公、張宣公、殊不以爲然。謂伯恭先意思承當此事。便好截下。因以發明人主之學。昔温公作資治通鑑。可謂有補治道。識者尚惜其枉費一生精力。況文鑑乎。

辛幼安晚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花長恨花開早。何況亂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迷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准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妬。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詞意殊怨。斜陽煙柳之句。其與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者異矣。使在漢唐時。寧不賈種豆種桃之禍哉。愚聞壽皇見此詞。頗不悦。然終不加罪。可謂盛德也已。其題江西造口詞云。鬱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聞鷓鴣。蓋南渡之初。虜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還。幼安自此起興。聞鷓鴣之句。謂恢復之事行不得也。又寄丘宗卿詞云。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艸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家子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燈火。猶記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不。此詞集中不載。尤雋壯可喜。朱文公云。辛幼安、陳同甫若朝廷賞罰明。此等人皆可用。